

上世紀橫空面世的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遺址，為考古學界留下許多未解之謎，其中威嚴奇詭的縱目面具、天馬行空的四不像神獸、人身鳥腳的怪異造型，無不昭示遺址曾有過輝煌燦爛，但又與中原風格迥異的文明。香港文物愛好者即將有機會揭開這神秘面紗，120件彌足珍貴的三星堆文物將於9月27日至明年1月8日在西九香港故宮博物館展出，其中近半展品是最新發掘，部分更是首次在四川省外展出，包括青銅人頭像、青銅神獸、眼形器、龍形器、虎頭龍身像、獸面鳳鳥紋玉方座等，最為矚目是國家一級文物銅眼形器，以及首次來港的兩件玉鉞，距今三千多年，為現代人揭開古蜀國神秘面紗。

◆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 記者 唐文

三星堆

9.27 亮相港故宮館

三千年銅眼形器吸睛 出展文物近半新發掘



青銅大面具

是目前三星堆遺址出土形制最完整、體量最大、保存完好的大型青銅面具。專家猜測是陳放於神廟中供人膜拜的神器。



人頭像

高41.5厘米、寬24厘米、深17厘米。2021年出土，圓尖形頭頂，面貌威嚴，有耳洞，後腦有髮髻或髮飾造型，猜測是依照當時存在過的人物塑造，其後被賦予神格，受到膜拜。

香港故宮館、四川三星堆博物館及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聯合主辦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協辦的「凝視三星堆——四川考古新發現」特別展覽，將於9月27日起至明年1月8日在香港故宮博物館舉行，共有120件距今2,600至3,300年的青銅器、玉器、金器及陶器等文物展出，其中23件屬國家一級文物。9月及10月的門票下月1日上午十時起公開發售，而為配合十一國慶黃金周假期，香港故宮館將取消10月3日、星期二的休館安排。

23件一級文物參展 9月1日售票

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和四川省政府日前舉辦「山海攜手共話發展」香港媒體四川采風行，讓香港傳媒參觀四川省廣漢市的三星堆博物館，了解即將赴港開展的重點文物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到三星堆博物館參觀，發現暑假期間全館人頭攢動，每個重點文物都吸引眾多圍觀，部分預備赴港文物如曾在該館展出，其中就有網絡上人氣頗高的「機器狗」銅神獸，亦有曾登上春晚舞台的三星堆出土最大的青銅大面具（見表）。

「人頭像」俯視眾生 或賢達神格化

三星堆最具代表性臉孔——青銅人頭像亦將赴港展覽。三星堆博物館解說員于昊楠介紹，三星堆出土的人頭像數量眾多，大致分為兩類：圓尖形頭頂和平頭頂，這些人頭像除頭頂形狀和後腦的髮型有區別外，面孔幾乎一模一樣，均為刀眉立眼，寬鼻闊嘴，目光由上至下俯視眾生，相信是代表當時古蜀人信奉的神明。

「專家相信人頭像是一批曾真實存在過的人，就像媽祖、關羽一樣，因為他們傑出的貢獻，世人將這些凡人賦予了神格，塑造神像。平頭和圓頭可能代表了不同的部族或身份地位，比如王族、巫師、軍隊等分工。」

風格迥異 也能融入中華文化

許多觀眾都對三星堆文物的奇異面貌感到好奇，它們似人非人，形象誇張甚至有些恐怖。以縱目青銅面具為例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楊占風解釋，該面具眼部凸出、嘴巴寬闊、嘴角略為傾斜，猜測是對當時存在過的人進行的一種神化，原型可能來自《華陽國志》記載的蜀王蠶叢。「它是在古蜀原生文明基礎上創造出來的一種造型，不可能是天來客。」

香港已發現與三星堆遺址有密切關係的玉璋，可見兩地自古以來的交流和聯繫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期望，藉今次展覽讓大眾深入了解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孕育過程，統一、包容及和平的特性。



金面罩 青銅人頭像 1986年 三星堆出土文物

青銅大立人 一級文物 *禁止出境

銅眼形器 一級文物

青銅神樹 一級文物 *禁止出境

扭頭跪坐人像 人像呈跪坐姿態，身體略向左前方傾斜，微頷首，並扭頭向身體右側。人像上身堅挺，胸部輪廓明顯，下身寬厚有力，相信是依照當時人類寫實塑造。

特稿

文化源起屬寶墩？興衰緣起仍是謎

成都平原亦稱川西平原，位於四川盆地西部，是當今中國西南地區面積最大的平原。丘陵河谷環繞的獨特地理環境，令成都平原自成體系，又能與周邊地區維繫交流，也因而孕育了神秘三星堆背後的古蜀王國。這族人究竟從何而來？他們如何演化出這一套奇異的祭祀文化？又因何消亡？擁有高度青銅冶煉技術的族群為何沒有留下文字？一直是考古學界孜孜不倦地努力解開之謎。

銅器紋及禮器反映中原影響

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楊占風表示，學界主流觀點認為，距今約4,000年至3,400年的三星堆文化，源頭同樣是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（距今約3,700年至4,500年），中原文化對於三星堆文化發展也起到推動作用，特別是三星堆文明晚期，亦是其青銅文明的形成期，許多出土青銅器的紋樣如雲雷紋、回紋等均是中原青銅器的典型紋飾；陶器、陶高柄豆、陶甗等則來自中原的二里頭文化；出土的「尊」與「罍」（均為古代酒器），亦是中原文明的典型禮器。

未發現文字 器物意涵難猜

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趙昊表示，分析古人為何要製造這些器物也是考古工作的核心，因為三星堆並未發現文字，許多問題在現階段只能進行開放式的猜想，「比如說青銅神獸這件器物，我們看到一個瘦高的人站在神獸背上，它代表了一種什麼思想？是人在控制這個神獸，還是神獸是座駕，還是這個人認為所有的世界是構築在動物之上，這些都是不同的理解。我們需要把整個三星堆的文物綜合在一起看待，才能比較全面地知道當時的人是怎麼理解這個世界的。」

趙昊說，雖然考古界有傳統觀點將文字、冶金技術和政權，定義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，亦稱「文明三要素」，但他認為，沒有文字流傳的三星堆文化也可能是一種文明。「文明是一種人為的定義，各個地區的文明會有所差異，三星堆現在沒有發現文字，也許是記載習慣的差異，如果寫在絲綢和竹木上面，經過幾千年可能就流失掉了。」



量絲銅痕跡，令三星堆有「沉睡數千年，一醒驚天下」的美譽。

昔技術資金未夠 設區圍封

趙昊坦言，1986年露天發掘，當時條件非常簡陋，在完成工作後，附近區域便作為保護區圍封起來，「這也是比較合理的做法，因為當時的技術和資金條件，也不支持大規模地發掘。」

四川大學歷史文化（考古文博）學院教授黎海超曾擔任三星堆遺址考古隊現場領隊。他表示，考古團隊於2019年發現有新祭祀坑後，包括四川大學、北京大學、成都考古中心等全國數十家單位均參與相

關研究，前期討論充分，並創性地制定了考古方策策略，令整個考古過程極為全面細緻。

「我們融合了多個學科應用，比如用電磁法對文物定位，對出土的文物進行技術分析、來源分析、土壤環境檢測等，應該是目前基於單個遺址最為全面的一次科技考古。」他說。談到考古工作的艱苦與樂趣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寶墩遺址工作站站長唐森表示，考古不只是挖掘，背後還有很漫長的研究過程，「考古人其實是在翻閱一本『地書』，這本書可以參考的東西很少，可能每一頁都是新的，需要一點點拼湊出來。」

◆考古工作者們。前排左起：王寧、楊穎東、孫杰。後排左起：唐森、楊占風、黎海超。

◆趙昊

考古方艙



兩代人護文物 考古「方艙」保質

三星堆發掘工作橫跨30多年，1986年率先開掘的K1、K2兩個祭祀坑，與附近6個祭祀坑，一邊是露天土壤，另一邊是恆溫恆濕的考古方艙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趙昊表示，2019年之後三星堆祭祀坑的發掘工作，引入更多先進科技手段，例如搭建「現場發掘實驗艙」，維持發掘現場的空氣、濕度、溫度和光照，有利出土文物長期保存。其精湛的鑄造技巧、背後神秘的古蜀文明，引發考古學界矚目。

2020年起，三星堆最新6個祭祀坑（K3至K8）又出土上萬件文物，其中逾3,100件較完整，除青銅外，還有頗具規模的象牙、海貝、金器等，部分文物甚至殘留微